

Crime And Punishment



『惩罚不是终点，爱才是最终的救赎』

中外无数文学家竞相推崇的经典
犯罪心理分析小说的大师代表作
俄罗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

资深编剧

邹静之

人气导演

薛晓路

北电系主任

黄丹

联袂力荐

导读剧照版

[035]

罪与罚 (下)

(俄)陀思妥耶夫斯基 ● 著 戚琼琰 ● 译 何亮 ● 丛书编辑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奥斯卡
经典文库

[035]

Crime And Punishment

罪与罚 (下)

(俄) 陀思妥耶夫斯基 ● 著 戚琼琰 ● 译 何亮 ● 丛书编辑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《罪与罚》剧照

Экранизация романа Ф.М.Достоевского

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



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дног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...

《罪与罚》海报



下 卷

第四章 告解

“难道我还没有从睡梦中清醒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不由得猜测着。他在看着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的同时又忍不住暗自疑惑。

“天啊！你是斯维德里盖洛夫？太荒谬了！这不可能的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疑惑地说。

听到这样的呼喊，来的人似乎并不觉得奇怪。

“首先，我来到这是想和您认识，对您的名声我仰慕已久，不论是在谁那里听到的都是对您的很有趣的赞美。然后，我想，您一定会帮我一件事情的，它是关于您的妹妹的。但是您的妹妹对我有一定的敌意，没有人带我去，她是不会见我的，如果有您的引荐，那么效果就会不一样了，我想……”

“您想错了。”拉斯科利尼科夫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那么我想问一下，昨天她们没有到么？”

拉斯科利尼科夫沉默着。

“我清楚地了解到，她们昨天已经到达了。事实上，我也是在他们到的前一天才到的。关于这件事情，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，您一定要听听我自己的想法：我不会为自己去做多余的解释，但是请您回答我：我真的犯下了如此大的错误么？在这件事上，你会如何公平公正地判断？”

拉斯科利尼科夫仍然暗暗地打量着他。

“我只是想在家里对我情不自禁爱上的人(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可以改变的)进行追求罢了,我是一个人 *et nihil humanum*^①……也会陷入爱河,然后想用最直接的方式表现。那我有什么问题呢?是,我是个坏蛋,还是牺牲者?我只是向我所爱的人提出建议:要她和我一起飞往美国或者瑞士,就在那个时候,我也是怀着对我们未来的期望和对幸福的追求!理智是情感的奴隶,我对自己的伤害也许更大!……”

“重点不是你想怎么样,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,“不论您是怎样的,她们对您是喜欢不起来的,她们不想和您有接触,所以才会不想见您并不想让您进家门,请您离开吧!”

“哈哈……”斯维德里盖洛夫猛然笑了起来。

“您……您是没有被我骗到啊!”他笑着坦白道,“您这样一下子说出重点,让我连搞点小动作都没有必要了。”

“到了现在,您还在耍心眼。”

“那又如何,那又如何呢?”斯维德里盖洛夫率直地笑着说,“您知道的,这就是所谓的兵不厌诈,玩些手段还是可以的,这就是 *bonne guerre* ^②!……但是您就这样阻止了我继续下去。但是不论什么,我还是想要再说一下,在花园里发生的事情是一切不愉快事情的前提。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……”

“听人说就连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也是被您杀害的。”拉斯

① 拉丁文,源自古罗马剧作家杰连齐亚(约公元前195—公元前159)的喜剧《自我折磨》。原文为箴言:“我是人,凡是人所具有的东西,没有一样是我所没有的。”

② 法文。“真正的战争”。

科利尼科夫凶狠地打断了斯维德里盖洛夫说的话。

“这些您也有所了解了？想想也是，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……我是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您提到的这个疑问，但是在这件事上我可以保证我是心安理得的。我完全没有害怕的地方，医生说她是因为中午吃了太多东西导致的中风，并且喝了大概一整瓶的酒，虽然吃过饭后就送去治疗了，除了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解释了……但我后来又想了一会儿，就想是不是在火车上的时候，我不小心刺激了她的神经，使她精神上产生了不好的情绪，或者类似的事情，但最后又想了想，这种可能是不大的。”

拉斯科利尼科夫笑了。

“那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”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您看：我只不过是抽了她两鞭子，连伤痕都看不到啊……您也别把我当成是玩世不恭的人，当然我清楚地知道我这么做是有些无耻，但是我也做过比这个更加无耻的事情。然而我想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也就喜欢我这样放荡不羁的性格吧。关于您妹妹的事情已经完全结束了。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已经待在家里三天了，（念信的事情您知道了么？）大家对她拿着的信已经感到厌烦了，也就没有到城里去的必要了。就在这时，我抽她的两鞭子突然地降临在她的身上，她的第一反应是让别人去准备马车！……在某些时间段内，女人把受到的欺负当作是一种乐趣，虽然她们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的愤怒。大家都会有这种时候，您难道没注意到么？人们甚至觉得受到欺负是一件令人感到愉悦的事情。女人在这方面感觉更深。可能会把它当作是仅有的娱乐。”

拉斯科利尼科夫本来打算坐起来，走出去来结束这次的见面，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他并没有这样做，而是

继续听了下去。

“您是喜欢暴力？”他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不是特别喜欢。”斯维德里盖洛夫平和地答道，“我们之间没有打过架。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，对她来说我很合她的意。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七年，让我动鞭子的事情只发生过两次（第三次不能算在内，因为有特殊的含义）：第一次发生在我们婚后两个月刚到农村的时候；第二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难道您认为我是个坏蛋，是个冥顽不灵的人，是支持农奴制的人？在这里我要说一下，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，您还记得几年前广开言路的时候么？有个我不记得姓名的贵族，在火车上因为对一个女人实施暴力，使我们的人民感到了愤怒，这件事情还被报社报道出来，舆论的压力使得他身败名裂^①。同年还有《〈世纪〉杂志岂有此理的行为》^②。这和我的看法是相同的：对于那位鞭打女人的男人，我没有觉得他让人感到可怜，因为，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同情的。但是我想说的是对于有些‘德国女人’来说暴力还是必需的，我想，就算是再理智的人也会感到愤怒。虽然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才是正确的，但是却没有人这么做，事实就是这样！”

突然，斯维德里盖洛夫又大笑了起来。拉斯科利尼科夫非常明白，清楚地了解到这是个狡诈的人，他不会轻易地让别人知道他的想法。

① 事情发生在1860年，当时在报纸上热议的一个话题，据说有一个地主在火车上鞭打一个叫里的女人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时代》杂志上也曾为这件事发表过文章，抨击地主蛮横无理。

② 这是诗人米哈依洛夫(1929—1865)一篇文章的题目。这篇文章是对《世纪》杂志1861年的第八期一篇叫《俄罗斯的怪现象》的小品文的回答。

“是不是有好几天都没有人和您交谈过了？”

“好像是这样的，对于我这个随和的人，你感到困惑了么？”

“不是的，让我不明白的是：您真是太随和了。”

“难道是由于您提出无礼的问题，而我并没有责怪于你，是这样吗？没错……有什么可见怪的呢？我可是您问什么就答什么的。”他就像个天真无邪的小孩补充道，“我没有特别喜欢的东西，真的，”他不由得低着头继续说着，“特别是现在，我很悠闲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做……不过您也可以把这些当作是我在奉承您，或者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再说我自己曾说过，我有事找令妹。但是我可以把一切告诉您：我很孤独！特别是在这三天时间里，因此我很乐意跟您聊聊……请别生气，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，可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您有点怪怪的。不管您自己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您肯定有心事。就连现在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不是特指此时，而是大概的现在……行了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请您也不要皱眉了！要明白，我可不是一头你想象那样的熊。”

拉斯科利尼科夫看着他，神情阴郁。

“您应该不是一头熊，”他说，“我甚至觉得，您是个很绅士的人，或者至少在特定的时候您还是个正人君子。”

“要知道，任何人提出的建议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。”斯维德里盖洛夫冷冷地答道，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他的傲慢，“这是我跟一般人不同的原因，当今的社会，即使是戴着庸俗的帽子，也是很适合的……特别是，假如您生来就喜欢戴着这种帽子。”他笑着补充说。随后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“听说，有许多熟人来您这儿，看来您的朋友很多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您来找我，肯定是有什麼别的目的吧？”

“没错，就像您说的，我确实有很多熟人，”斯维得里盖洛夫没有回答关键的问题，只是接住话茬说，“我已经在这儿晃荡两天多了，因此，我经常会遇到他们，我向别人了解关于他们的情况，看，他们也会来打听我。看我穿着得体，不用说，也知道我不是穷人，即便是农奴改革^①也不会影响到我，因为森林和草地才是我主要的财产，因此收入不会有什么损失。不过……我是不可能到他们那儿去的，我对此早已经烦透了，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两天多了，但是没有去找过任何人……还有这座城市！您瞧，我们这座由公务员和各种教会、学校聚集而成的城市，是怎么样建成的呢！不错，在八年前，我生活在这里的时候，这里的很多东西我都未曾注意过……现在，构造是我全部的希望，真的！”

“构造是指什么呢？”

“这些俱乐部啊，杜索^②啊，还有你们这些普安特^③啊，或者什么进步之类的啊——这些，即使没有我们也可以。”他没有留意他的问题，继续说着。“我还是愿意做个赌徒。”

“您还是个赌徒？”

“当然是啊！八年前，我们这群人是最体面的人，大家一起走过了那些时光，您要知道，我们这些人中有诗人、绅士，也有资本家。在我们俄国，最有风度的就是那些频繁遭受打击的人，这您应该清楚了吧？由于我住在乡下，现在的我有

①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废除了农奴制，但是改革不彻底，没有触及地主的利益，根据相关规定，耕地、森林和草地等属于地主。

② 杜索：当时比彼得堡一家有名饭店老板的名字。

③ 普安特：法语 pointe，指的是“海岬”；文中是涅瓦河各个小岛上的娱乐场所的意思。

些邋遢。以前我还住在市里的时候，因我欠了涅市^①一个希腊人的债，被投进了监狱。我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，经过一番商讨后，她花了三万银币把我从监狱里赎了出来（我负债七万卢布）。后来我们结婚了，她就把我当宝贝似的，急切地带我回到乡下的家里。她比我大五岁，因此她更爱我。七年来我一直待在乡下。您要知道，每当我稍有违背她的意思，她就拿着那张以别人的名义出借的三万卢布的借据要挟我，而我立刻就会落入她设下的圈套里！她一定会这么做的，要知道，女人心，海底针，爱你的人是她，害你的人也是她，这其实并不矛盾。”

“如果没有借据，您会逃离她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该如何向您解释。我并不是因为这借据，而留在这里，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看到我闷闷不乐，就会想尽办法逗我开心。有一次，她曾邀请我去国外游玩！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以前我常常出国，可是并没有快乐。倒不是讨厌，可是，当我看到旭日东升，朝霞满天，还有那不勒斯海湾和大海等，我就不由得感到难过！最令人厌恶的是，当你心里放不下某些事情，看到眼前的景色就会感到忧伤！继而觉得，不，还是自己的国家好。这里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咎到别人身上，可以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。由于 *j'ai le vin mauvais*^②，或许去北极探险是我此时此刻最想做的事。我不喜欢喝酒，可是除了酒，不知道还有什么。我也曾努力过。我听说，礼拜日那天别尔格^③要在尤苏波夫花园乘坐一个大气球

① 涅市：乌克兰的一个城市。

② 法文，指“我还没有酒德”的意思。

③ 别尔格：是彼得堡一些娱乐设施的老板。

到天上去。还有，只要出一笔巨款就可以和他一起进行这次的天空飞行，这个消息是真的吗？”

“怎么，您也对这个感兴趣吗？”

“我？不，没有……我只是随口问问……”维斯德里盖洛夫喃喃自语道，好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拉斯科利尼科夫在想：“他怎么了，不会是当真了吧？”

“不，把我束缚住的并不是这张借据，”斯维德里盖洛夫沉思着，并继续往下说，“是我自己选择待在这里的，再说，在我的命名日那天，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不仅把那张借据还给我，还送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。她还说：‘阿尔卡季·伊万诺维奇，您知道吗，我是那么相信您啊。’真的，她就是这样说的。您不相信她说过这些话？您知道吗，我来到乡下后，已经变成一个很正直的人，左邻右舍都知道我。前几天，我还买了一些书籍。起初，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是同意的，后来她又怕我过于用功读书而伤害身体。”

“您似乎很思念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？”

“我吗？或许是吧。顺便问问，您相信鬼魂吗？”

“鬼魂是什么？”

“就是普通的鬼魂啊，还会有什么别的呢？”

“那您相信吗？”

“相信，大概，也并不是完全相信，pour vous plaire^①……就是说，还是相信一点。”

“经常会出现吗，是怎么样呢？”
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斯维德里盖洛夫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他。

① 法语，是“为了让您满足”的意思。

他撇了撇嘴说：“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来看过我。”说完，他脸上露出怪异的笑容。

“来看您，这表示什么呢？”

“她已经来过三次了。第一次见到她，是在安葬那天，从墓地回来一小时后，这是她第一次来这里；第二次就在前天，在路上，那时候天刚刚亮，在小维舍拉车站上；第三次，就在两个小时之前，在我下榻的公寓里，就在我的房间里，而且那时候只有我自己一人。”

“您那时候是醒着的吗？”

“非常清醒。每次见到她，我都是醒着的。她每次来只说一分钟的话，就往门口走去，并从房门出去。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关门开门的嘎吱声。”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，类似的事情在你这里应该经常发生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忽然说，但瞬间又为自己说的这话感到惊讶，他变得很激动。

“是——吗？您真的这么想过？”斯维德里盖洛夫惊讶地问道，“真的想过？嗯，我有没有说过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？”

“没有，您未曾说过半点儿关于这个的话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毫不客气回答说，心里非常激动。

“我真的没有说过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可是，我怎么觉得我说过呢？方才，我一进来，就看到您躺着闭目养神，可是一看那装睡的样子——我就知道是您，于是立刻告诉自己：就是那个人！”

忽然，拉斯科利尼科夫高呼道：“就是那个人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真的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……”斯维德里盖洛夫低声并诚恳地回答说，他自己也糊涂了。

“这全是胡说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恼怒地大喊大叫。“她来的时候，究竟跟您讲了些什么啊？”

“她吗？您猜猜看，她每次都是讲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您也肯定会觉得这个很怪异，我也正为这点生气呢。第一次她进来的时候（您知道吗，那时候我很累：要举行葬礼，要为死者祈祷，还要为死者安灵，招待宾客——好不容易书房就剩我一个人，我点起一支雪茄，静静地沉思着），突然，她来说：‘阿尔卡季·伊万诺维奇，您忘了上客厅的钟了。’真的，从七年前到现在，每个星期我都会上这个闹钟，如果我不小心忘了，她总是会提醒我。第二天，我已经在来这儿的路上，天刚微亮的时候，我就进到站里去了，这一整夜我都没有睡觉，仅仅是打了个盹，疲惫不堪、睡眠惺忪——我点了一杯咖啡，突然，我见到——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拿着一副牌，坐在我的身旁：‘阿尔卡季·伊万诺维奇，来算一卦吧，看看您是否会一路平安？’她很擅长用纸牌算命。唉，可惜，我没有算一卦，为此，我懊悔了一阵子！我被吓到了，急忙逃走，就在这时候车铃突然响了。今天我在一家小餐馆吃了午饭，可是，这顿饭太糟糕了，吃进去的食物都留在肚子里，一直未消化。我正坐着抽烟，突然，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闯了进来，她穿得很漂亮，身穿一件绿色绸缎的新连衣裙，裙裾很长，裙角拖在后面，看起来很漂亮，‘阿尔卡季·伊万诺维奇，您好！您觉得我身上这连衣裙怎么样？这么精细的做工，肯定不是出自阿尼西卡之手，（阿尼西卡是个好女孩，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位裁缝，身份低微，是农奴出身，她曾在莫斯科学过缝纫。）她来到我的面前，转了个大圈。我认

真地瞧了瞧她身上的这件衣服。这时把目光转向她的脸庞，我说：“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，您倒是很乐意为了点琐事往我这儿奔波。”“哎哟，上帝，我的祖宗呀，打扰您一会儿都不可以呀？”于是我开玩笑地对她说：“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，我想要婚姻生活。”“阿尔卡季·伊万诺维奇，您完全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可是，您的妻子刚过世不久，就马上和别人结婚，这不会给您带来什么好处。而且，您必须要挑个好姑娘，否则，对你们都没有什么好处，只会让那些好奇的人看看笑话罢了。”说罢，她就离开了，地板上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似乎是裙裾拉动的摩擦声。难道是我瞎说，是吗？”

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道：“也许，您说的一直是谎言吧？”

斯维德里盖洛夫神情恍惚地回答：“我极少说谎。”似乎根本就不想搭理这个无礼的问题。

“您以前见过鬼魂吗，在此之前？”

“嗯……见过，一生中就见过一次，那是在六年前了。那时候，农奴制还没有被废除，我家有一个仆人称菲利卡，我忘记他刚过世，喊了一声：‘菲利卡，把我的烟斗拿来！’随后，他进来，朝着放有烟斗的架子那边走去。我坐在那里，心想：‘难道他是回来找我报仇的？’因为就在他死之前，我们才大吵了一场。我说：‘你怎么穿着这样的衣服来见我呢，衣服的袖子还破了，出去，滚出去，混蛋！’他转身就走了，从此再也没有来过。当时，我想为他作安魂弥散，超度他的亡灵，可是，不知道怎么跟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开口。”

“找个医生瞧瞧吧。”

“您不说，我也很清楚，我的身体状况不好，虽说，真的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得了什么病，依我看，我的身体应该比您的健康四倍。不要岔开话题，我问你的是：‘您信